



# 成人

色情

小说  
精选

IV

- ❁ 艳遇编年史
- ❁ 被女人顽弄
- ❁ 今夜艳如玫瑰
- ❁ 婚姻之痒

远方出版社

成人情色小说  
精选四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人情色小说精选四.——远方出版社,2005

ISBN 7-80535-513

I. 成人情色小说精选四… II. 小说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定(2004)第 65687 号

## 成人情色小说精选四

---

远方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21 印张

2005 年 10 月第一版 200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535-513-1/I·1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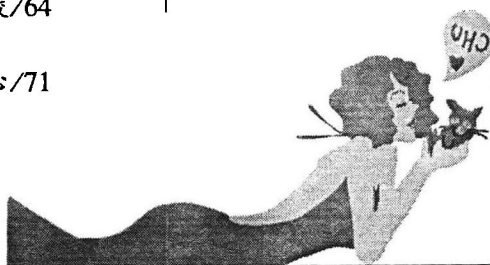
定价:32.80 元



# 目 录

## 艳遇编年史 ..... 1

- |     |          |     |          |
|-----|----------|-----|----------|
| 289 | 来来去去/3   | 304 | 吸引/76    |
| 290 | 心灵刺客/12  | 305 | 偷窃计划/80  |
| 291 | 无情公主/24  | 306 | 选择/84    |
| 292 | 听骰看骰/35  | 307 | 黑吃黑/87   |
| 293 | 黄金分割/38  | 308 | 热咖啡/91   |
| 294 | 天人合一/41  | 309 | 潜能无限/95  |
| 295 | 迷魂/44    | 310 | 纸醉金迷/98  |
| 296 | 前缘/47    | 311 | 舍身取谊/103 |
| 297 | Tear!/50 | 312 | 谍影重重/107 |
| 298 | 率真/53    | 313 | 落荒而逃/110 |
| 299 | 区别/57    | 314 | 告别/115   |
| 300 | 后翌/60    | 315 | 迷情/122   |
| 301 | 海量中校/64  |     |          |
| 302 | 撕脸/68    |     |          |
| 303 | 女人之心/71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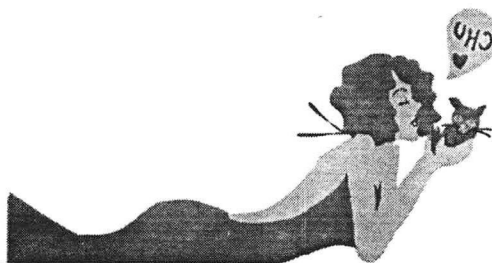


- |     |          |     |          |
|-----|----------|-----|----------|
| 316 | 魂不守舍/125 | 323 | 小赌怡情/154 |
| 317 | 西行列车/129 | 324 | 专业选手/158 |
| 318 | 从军之始/135 | 325 | 反制/161   |
| 319 | 灵丹助力/138 | 326 | 销魂谷/165  |
| 320 | 配枪/143   | 327 | 演说/169   |
| 321 | 扬眉吐气/147 | 328 | 捕食者/174  |
| 322 | 从天而降/150 | 329 | 死神交臂/178 |

**被女人玩弄** ..... 182

**今夜艳如玫瑰** ..... 276

**婚姻之痒** ..... 460



# 艳遇编年史

✧作者 何田田

288

艳  
／  
遇  
／  
编  
／  
年  
／  
史

钱云仍然坐在空前的桌子边上，手托着下巴，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把围巾，放在她的桌子上。

我对她说：“小丽……她对我说过，让我帮助你，很久以前她就和我说过的。那个……我已经和屠夫的管家联系过了，她说先帮我问一问情况，明天中午的时候，他会打电话到这里来。你是不是等她把消息传回来再走？”

钱云抬起头来，看着我，想了想，才说：“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告诉她，迷魂药说要先问清楚情况是什么样的，才能决定是不是出手。

钱云点了点头，说：“是的。从时间上推算，到明天上午，也差不多能把情况了解的差不多了。这么说，倒是她真的打算帮我们。”

我注意到她用了“我们”这个词。

我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围巾，想了想，把包装打开，把羊绒围巾放在她的手上，说：“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颜色。”

钱云转过脸去，眼睛颤动着看了窗外数秒，才转过头来，看我。

我赶紧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听你说要走，不想让你空着手走而已。毕竟，你是小丽的朋友，到我这里，也是我的贵宾……”

钱云没有说话，却也没有把放在她手上的围巾推开。

我还想说什么，却见她的眼圈一红，眼泪又扑腾腾地落下来。落在围巾上，泪象荷叶上的晶莹露珠，在围巾的褶皱里慢慢地滑动着。

又来了，我哀伤地想。

转过身去，去洗毛巾让她擦脸去了。

中午，我炖了一锅鸡汤，给她喝。

吃过饭。我对她说，我要去原来的单位去看一看，把一些事情了结一下。

钱云点了点头。她自己去床上休息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到了厨房里。我正在洗碗。

她欲言又止。

我问她有什么事情？我能帮她什么？

钱云面有羞色地问我：“我……我会不会怀……怀孕？”

我愣了一下，呐呐地说：“应该……不会吧。”

钱云咬了咬牙，转脸看着门外的地板，用一种几乎小得我听不到得声音说：“



你不是……射在我里面了吗？你……”

她说的对。我确实射了很多在她地身体里。而且，正常情况下。她是会怀孕的。但我练的搜魂摄魄的功夫，会不由自主地扼杀了生命的生机，所以，她应该不会怀孕的。但我要如何和她解释这个事情？

我犹豫了一下。肯定地说：“不会的！我说不会就不会。要是有些事情的话，我会负责到底……”

钱云着急了，一跺脚，说：“不是……万一要是有了，要是万一……怎么办？谁要你负什么责任呀？我就算……也不会嫁给你……”说到这时，她地脸涨红了。

我放下手里的活。擦干了自己的手。正色说：“要是你不信我的话，我现在就上街去为你买点药，好吗？”

钱云涨红了脸，但却点了点头。估计，这话她整整忍了一上午。

我又跑到街上。买了点药，到了点水，喂她吃药，看着她躺在床上躺下来。

这时候。她的脸被着我。

一种奇怪的感觉从心里升起来。象是冲动。象是爱怜，象是负疚。又象有了一种恶毒的得意……

……

关上院子的门的时候，我心里忽然又有了一种莫明的轻松。

到了监狱后，有些尴尬。

但我以前说过，我也不算是个讨厌的人。所以，大家都觉得挺惋惜的。但这样一个宛若做牢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激不起我地热情了。我昨天夜里的时候，已经想清楚了。就算是阿 Q 主义吧，也许在我还在那里半死不活地混的时候，害怕失去它，但当我真正失去了它以后，便能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它对自己的可有可无，认识到了它对自己光阴地消磨。

我虽然不大看得起监狱地头，但它毕竟是我的第一任领导，而且，也确实曾经得到过他地关照，所以，还是去跟他客气了一下。

他说，因为长期不上班，所以，在监狱管理局那边，说不过去。但他会保留我的档案之类的东西，等到我找好了单位，会给我办一个调动的手续……当然，这要靠我自己去找一个接收我的单位。

我谢了他。说得有点心不在焉，估计他也能听出我有点口是心非。

但他不动声色。仍然很热情地说：今晚上，单位里的人招待我一下。我本来想拒绝的，但单位里其他的同事都热情地要我和他们一起喝几杯。想一想，大家聚到一起也不容易，也就答应了。

结果很明显，我把他们都放倒了，除了不开口喝酒的人。因为我要走了，所以劝他们喝酒的时候，他们不好意思不喝……

走的时候，自己也有了一点醉意。很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等到了自己的院子里的时候，放下背包，我发现钱云的房间里亮着灯。



我走进房间去。钱云靠在床上坐着。

"你还没睡？你晚餐吃过了吗？要不我为你做点的？"我明知故问。

"怎么现在才回来呀？我吃过了。"钱云问我。

"我……监狱里的人，为我搞了一个简单的送行，吃了一顿饭。所以我回来有些迟了。"

我解释了一下，接着带着一点酒意说："你在等我么？"

"胡说！"钱云生气地转过头去，不理我。

我眼睛一扫，发现自己上午为他买的围巾，却是放置在他的床前，上面的许多折印，看来，他刚才一定试着戴了多次。心力很高兴。

"钱云，你恨我，是吗？"我仗着酒力说。

"哼！我恨死你了！"钱云说这话的时候，话语突然变冷了，有一种拒我于千里之外的感觉，这让我很后悔自己问了一个傻瓜问题。

"我……我……"我吱唔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什么来。

钱云说："你出去，我要睡觉了。"

我想了想说："没有人打电话来吧？"钱云点了点头，说没有。

"我想知道的已经知道了，晚安。"我下一句话，逃回来自己的房间里，上床睡觉等等诸事不提。

第二天，到了上班时间，我到武警支队去找赵支队，我和他聊了一下，然后问他，杨头为什么会突然去了南方？

赵支队的脸上有点尴尬，过了半天，才说，是因为这个小城市里有一个恶少，看上了杨头的女儿。动起了歪心思。杨头不想和他们这些小畜牲计较，另外，他在加拿大的一个朋友，正好需要一个伙伴开一家保安公司，所以，杨头和家人商量了一下，就到南方去了。

我问那个小畜牲是什么人？为什么杨头要躲着它？难道你们都搞不定一个小鬼头？

赵支队脸上的尴尬之色更盛，过了许久才说。有两个原因，一，那个小恶少是公安局长的儿子，另外一个原因。是那个小畜牲的妈妈，是杨头的初恋情人，所以，杨头也不好一掌杀了那个小畜牲……

我听了也直摇头，原来还有一段感情债在这里面。但赵支队为什么会脸红尴尬？我想不出来，就半开玩笑，问他脸红的原因。

赵支队脸都红了，像个小青年一样，不好意思地说，他和杨头小地时候就是朋友，所以，其实，当时，那个小恶少的妈妈与赵支队。也有一段感情。他和杨头。是不打不成交……

我听了，也觉得有意思。但也觉得自己突兀地问这个问题有点不大对头。但



我还是留心地问了一下，那个恶少有多恶？

赵支队简单地说：“也不过就是没事缠着漂亮的小丫头。或者仗着几个富家子弟打打假什么的。所以，也没有闹出什么大事青眯。但却很嚣张，所以，他缠着杨头的女儿，根本就听不得别人的劝！你知道，我知道，老杨更是知道，这个女孩子，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有这种厚脸皮的小男孩子一天到晚像狗皮膏药一样的缠着，一天说九百遍我爱你。老杨担心自己的女儿一不小心，着了那恶少的道儿，所以，干脆走得远远的！”

我听了以后，放下心来。问了杨头地电话，并且告诉赵支队自己要暂时离开这里，感谢他以前的照顾。

话别的事情不提。恰好，赵支队中午又接待的任务，所以，我早早地就回去了。

回去的时候，看到钱云仍然坐在窗前发呆。

我想劝他几句，但担心自己说话不得要领，更让他不开心，就不说了，问他有没有电话。他说没有。

我说是不是带他在这个城市转一转？我做导游先生。

他说要等电话吧？

我想想也是。就张罗着为他做饭吃。边做，便问他这么多天，他都吃什么？

“方便面。”钱云想也不想，一口答道。

我吃了一惊，问她：“你每天都吃？”

钱云点了点头，说：“所有的人都想找我麻烦……我想晚上出去到大牌坊去吃一碗拉面都不敢。因为这里是我的一个根据地，我跑到其他的城市以后，做了我要做的事情，然后，总是乘夜赶回到这里来。”

我听了一愣。没有想到，他这么小心，更让我感慨万千地是，他这么小的年纪，受了这么多的苦。原来，他在这里是天台年靠方便面度日的。想一想自己连吃两餐方便面就回一嗅到它的味道就想吐，心里不由得有一阵心痛她。于是，自己跑到了外面，在这个城市最大的酒店里，点了四个他们烧得最好吃的菜，打包带了回来。

中餐的时候，钱云看着桌子上的菜，尝了一尝，眼睛看着我，不说话，却低下头去，自顾自地看着碗里的饭，无声无息地吃着。

电话过了中午没有等到。

我忍无可忍，终于打了一个电话给迷魂药，在问他一次，看看他把事情问得怎么样？

迷魂药笑了笑，在电话那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说：“你一定是和贼王的女儿在一起，是吗？”

我一愣，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到迷魂药在那边咯咯地笑了起来，然后，听到他说：“听说那个小丫头，号称西北江湖第一美女，他一定很漂亮，是吗？”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钱云确实长得很美，但我没有想到他竟然有西北江湖第

一美女的称号，估计，这也是占了贼王的光吧。

迷魂药接着叹了一口气，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呀！你想帮他，我能理解，但这个小丫头不仅漂亮，而且，极有心机。据说，许多老江湖会不知不觉着了他的道儿，你可要小心！”

我沉默了一会，问她：“你怎么知道我和他在一起的？”

迷魂药笑了笑说：“有关的问题我已经打听过。你姐姐我，一天时间打了九个小时的电话，这电话费你可得付给我的哟！”言语之间有调戏我的味道。

我硬着头皮说：“当然当然！”

迷魂药叹了一口气，说：“估计现在的情况……已经很难摆得平这件事情了！”

我心里本来抱着的希望也不是很大，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不由得一沉。英雄难过美人关？嗯，我不是英雄，但已看到钱云那长满是忧愁的脸，心里还是很难过。似乎，他天生就应该快乐。

我问：“要是，要是屠夫他老人家不便出手，请你老姐姐，给我指一条路吧。”

迷魂药又一次叹了一口气，说：“其实，这个事情谁出手也难就他们了！除非谁有本事，把政治局里所有的老大，都摆平了。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捅到了那边去了。但能把那些老大都摆平的人，现在还没有生出来吧。”

我一愣，没有想到问题原来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原来已经走到了绝路上去了，不知道钱云是不是知道？

我不甘心的问：“姐，你一定听说过有其他的什么解决问题地方法，是吧？要是事情容易摆平，又怎么会找到像老街这样的重量级任务呢？姐，你说是不是？”语气里有了我自己都恶心的撒娇的意味。

“哦？是吗？”迷魂药在沉吟着，过了半晌，他才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国有一个叫做“免死金牌”的东西？要是你听说过，也许用它还有点作用。要是你没听说过，你最好是忘记了这么一件事情。”我没有听说过。

我再问了半天，迷魂药再也不多说这件事情，只是告诉我，把精力花在这个事情上，毫无意义。有时间，多去屠夫那里跑一跑，会有很多受益的。迷魂药是来迷人的，只要他略施小计，就能把人迷得晕头转向！这我知道。所以，我没有能力去劝说他做什么事情。

而且，估计事情也只能这样了。

最后，我让他替我查看一下那个叫“杨勇”地恶贼的行踪。

迷魂药奇怪的问我，找这个人做什么？

我实话实说，我想把它给阉了！

迷魂药在电话那边呵呵一笑，说：“你这个娃，挺有意思！”

我追问他，行不行？

迷魂药笑道：只要你对付的不是帮里的兄弟，又有什么不行的呢？算是姐帮你的！情报你随时可以过来拿，杨勇这个人，我们也注意了很久了。但老大不是一个主动惹事的人……本来，这情报打算给小玲的，现在给你，也算是给小丽一家。



的人情了……

放了电话，钱云眼巴巴地看着我。

“你听到了吗？”我问她。对于习武的人来说，我和迷魂药打电话的声音，并没有秘密可言。

钱云点了点头。

我问她：“你知道，你事前实际上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要什么政治局的几个老大一致同意，才有挽回的可能？是吗？”

钱云又点了点头。

我叹了一口气。看来，迷魂药说的西北江湖第一美人，什么钱云精明，也是真的，这也就不用问了！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她。

“什么叫免死金牌？”钱云问我。

我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我听都没有听说过。旨在武侠小说里听说过。或者，是什么野史里。

钱云坚定地说：“我们去找他！我家里现在有四个至亲的亲人关在牢里。至少我要找两个，就我的父母！请你帮我，好吗？”

我别无选择的点了点头。

“我们现在就走，好吗？”钱云问我。

“我们到哪里去？”我问。

“去找我的弟弟。”钱云说。

我想了想，说：“你再等一天，我想安置几个于我有关系的人，好吗？”

钱云有点不悦，我看出来了。也许是他有意要表现给我看的。但我没有选择，所以，硬着头皮坚持了一下。

钱云想了想，说：“好吧，我等你。但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也像是在坐牢！”

我点了点头。我失去回龙镇的。

我想安顿的人是那三个转世的精灵。

何教师看了看我，有一点的发呆，简直有一点点地迟钝。这与以前看到的那个冰雪聪明，灵敏活泼，甚至有点咄咄逼人的那个可爱的年轻女教师，简直有着天渊之别。

我看了看他，问他：“你怎么了？”

和老师苦涩的要了摇头。他的眼睛不看我，却直勾勾地看着地面，方佛地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一样，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对我说：“我要走了……”说着，竟是泫然欲泣。

我更是吃了一惊。拉住他的手臂，不让他走。

我对他说：“相逢何须曾相识？何况我们是老朋友呀！你要有什么事情，不妨和我说一说，这总比你在心里面独自难收好得多呀！”

和老师看了看我，就像这种物的阳光下，在干冷干冷的风里，对我说：“我……”



我简直不想活了。”我看着他的眼泪，慢慢地从他的眼睛里流了出来，然后，被他那双有几个冻疮得手，慢慢地抹得满脸都是。“怎么了？”我半扶半拉着她，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小的咖啡厅里，坐下来，让他慢慢的话。

这个小城市的咖啡馆，其实都是色情场所，形我们这样清白的人，坐在里面，原则上说，并不合适。但，我们也没有另外的选择。我也不愿意现在这个样子把她带到家里去。

等到坐下来，喝了一点咖啡之后，他终于相识恢复了一点点地理性，看起来有了一些精神。“我真不知道这几天我都是怎么活过来的……”她说道。

我静静地听着。

“我多少次想到死……”他接着说。

一个年轻的女孩说到死，总是让人心动不已。

我没有打断他的话，只是点了点头。我知道，我要是想听他说下去，我们之间的沉默会指引她把话说完，相反，如果我接他的话，也许他会顾左右而言它。

“我从单位辞职，可不是像你那样的洒脱，我是被迫的，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学校——以前的学校，你别看她破。火势，想去的人还是挺多的。一个月前的一天，乡长找我去他办公室。他对我说，有好多人找他，要调到我们的——以前的那个单位——学校，但是，学校的编制不够，所以，学校要搞个末位淘汰。淘汰是由学校党委成员和几个年级组长，所以，根据所有教师平常的表现，对所有的教师进行打分……你知道，我平常时间。不大和这些虽是芝麻绿豆都不到的小官但关键时刻却决定你一辈子的命运的人来往，所以我被他们打得分很低。她暗示我，我要被末位淘汰，但是……他拍我的肩膀，暗示，要是我愿意和他那个……也就是愿意作他的情妇，我不仅不会被淘汰下岗，还能很快入党并且得到提拔……我气得不行。我的学生一直都很喜欢上我的课，不仅如此，我还到市里参加过公开课的演示并且得到了一致的好评，他们怎么能一句话就否定了我所有的成绩？为什么我不作他的情妇。就要被淘汰？为什么她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偏偏敢用一副像是关心我似的，大大方方在我面前，提出要我作他的情妇？……”和老师泪流满面。

“他……他平常没骚扰过你吗？”我问她。

和老师沉默了一下。说：“有时候。他会拍一拍我的肩膀，有时候。他会拍一拍我的头，甚至，有时候用手拍一拍我的脸……”

我叹了一口气说：“也许，他错误地以为你当时没有对他的这些举动作出剧烈的反应，是默许和鼓励她……所以，他生了这个胆子……你要是在他第一次拍你肩膀时，立刻让他好看，他也许会讨厌你，但它可能就再也不敢打你的注意了。也就不会这样的被动了……”等到话说完了以后，我才感觉到自己这样说话有些残忍，尽管自己说的也许是事实。

和老师擦了擦眼泪，却点了点头，说：“我后来也想到这一点了，我也恨我自己当时没有这样做……但我当时，心里想，它是隔壁我父亲还要大的人，他这样做，



只是表现他喜欢我，喜欢一个小孩子的亲切……哪里想到他会……"和老师说着，脸上满是懊恼和委屈。

我点了点头，说："嗯，是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后来呢？你就被他们末位淘汰了吗？"

何老师摇了摇头，说："当时我就觉得天塌了下来。我一直很……很敬重那个老流氓的，一直把它当成一个德高望重的领导来看的。忽然间，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想把自己片到床上去的恶棍，我真得受不了，所以，当时我就受不了，立刻告诉她我辞职了，不做这个肮脏的地方的老师了！……"

我看着他，心里有快意，但觉得她说这话的时候，不是一种决绝后的爽快，而是一种深深的不舍。

"你先换做老师，不是吗？"我问她。

何老师点了点头，说："不仅是我，我家里人也喜欢我做老师。特别是我母亲。所以，当我从学校辞职以后，他很生气，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有苦难言，又不好对他说，只好说自己不想做了。我母亲生气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说我是争气的东西……后来他病了，到现在还在医院里住院，我刚才是要去医院看她。我家里很穷，赴母亲早就下岗了，以前，我在学校里的工资虽然很少，但……也还能够多少补贴一点家用。现在我没有工作了，才发现自己以前集聚的一点钱太少太少了。母亲住院的十几天时间，把握工作一年时间存的钱都用光了。昨天，我……去找一个以前的同事借钱，谁知道话还没开口，却听到他对我说，学校现在都在传说，我……我离开学校的原因是去做了一个大款的情妇……据说，这话还是那个流氓校长传出来的……我真想冲到学校去找他算账，但，我有没有什么证据，只怕反而被他奚落一番，所以，钱没借道，自己灰溜溜地走了……"

原来是这样。我心里让他说的也是心酸酸的。抬起头来看着他，他的脸上，愁云密布。

"我……我还有一点点积蓄。献给你用吧。"我看着他的眼睛，轻声说。

"什么？哦……不，不不不……"何老师摇着手，连声拒绝，说："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绝对不是像你借钱，我只是听说你也没有工作了，加上这么多天。我一直在心里亚着这事情，真想找个人说一说，所以，才和你聊一聊的，我真的不是想向你借钱……"

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你很需要这钱，而且，和其他的事情比，没有什么比让阿姨——你的母亲——看病更重要的事情，不是吗？我相信你，而且，我的这个钱，并不急用，我最近又不会结婚，我家仁身体都很健康。"嗯……你需要多少钱？"

"真的。真的，我不是想向你借钱的……"何老师着急地说。

"你需要钱，不是吗？"我说。

和老师沉默下来，过了很久。她才说："我们不是很熟悉。不是吗？"

我这时候才知道，原因是他和我并不是很熟悉。是的。我和他却算是算不上熟

悉。

"这样吧……"我对他说："你暂时没有工作，要是你不反对的话，我想请你替我做个家教，这样行吗？"

"家教？你有孩子？"何老师好奇地问我。

"我有几个孩子呢！"我笑着说。

"真地？"何老师难以置信的看着我。

我笑了笑说："有三个孩子，和我很有缘分，所以，我想帮帮他们。他们现在还小，只有一岁吧，我想让你教一教他们，行吗？我付的工资，不会比你在学校时候拿的钱少的，而且，吃与住，都有我来付钱。行不行？"

"你在开玩笑，不是吗？"何老师看着我，脸上阴晴不定。

"市镇的！"我想了想，说："每个月二千，一年二万四，另外美女士元的生活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约一万五千。这样，一共是四万元，行不行？这钱我可以现在就付现金！"何老师看着我，没有说话。

"你考虑一下吧！你要是不想替我教那三个小孩，也行的，那我就借一两万先给你用，好吗？"说着，我从口袋里，那储量叠钱，正是两万元，我本来准备去三个孩子那，给他们的家人的，现在，我想，也许给他们教育，要比给他们家人的钱，更有意义。因为要是给钱的话，谁知道会不会让他们的父亲拿去玩女人或者喝酒呢？

何老师沉吟着。

我把钱塞到了他的手里，告诉自己住处的电话，让他晚上再打一个电话给我，告诉我愿不愿意给我的孩子们做家教。而且，我现在，要去找那三个孩子，所以，要和他说明再见。

何老师可能真的需要钱，也就没有再推让。

我赶紧溜了。

面的她反悔。

有时候，钱是好东西，可以让你做许多想做的事情，也可以让别人替你做许多事情让你从一些事情中解脱出来。

特别是能给你自由。

等到我到了回笼镇上的那个小村庄的时候，天色已经向晚。

我以前，悄悄地来过这个人家，看看三个小娃娃长势喜人，也就没打扰就走了。

但这次，这家人初期的安静——简直一个人都没有。

事实上这家人家也没有人在。他们去哪里了呢？

我有点着急。要是走亲戚的话，有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只好问了他家的邻居。

一问之下，大吃了一惊。

原来这家人家的房子已经卖给别人家了。现在的主人已经不在。

我问原来这家人到哪里去了，那三胞胎三姐弟怎么样？



那三给孩子呀！全市扫帚星。邻居的话让我吃了一惊，隐隐约约的觉得不安。

再仔细听，原来，那三个小家伙的父亲，到外地的煤矿打工，除了事故。结果他的家里人到了煤矿的时候，见到的只是一个骨灰盒。而且，也只赔了不到一万元钱。

那三个孩子的母亲回到家后不久，一狠心。就上吊自杀了。留下孤苦伶仃的三个孩子。

三个小家伙的叔叔收养了他们，结果不出一个月，他们的叔叔又出事了，在路上被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夺去了生命。

后来，孩子的奶奶来抚养他们，结果不出一个月，他们的奶奶，在上个月。查出生了癌症。老人一下子就崩溃了，没出十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孩子的亲人，再也不敢收养他们。都说他们的命硬。克父克母，克叔叔克奶奶……简单说吧，谁要和他们在一起，谁就要倒霉！

孩子现在，送到了镇里的福利院去了。据说，福利院的院长，本来健壮得像头牛一样的一个中年男人，现在，天天感冒，没事就往医院跑。去忙着挂水，把一家人愁得跟什么似的，院长大人正在准备辞职呢。

我听了以后，暗暗叹息。

一般人家。又怎么能伏的住这三个小家伙呢？估计他们只要稍稍受一点委屈，就要发点脾气。而他们一发脾气，那么。这些经过千百年后轩的精灵，心里哪里会有亲情的概念呢？只怕他们在有意无意中动的意念，足以让这些无福消受的人，一命呜呼。

可怜的三个小家伙，他们并不会知道这些事情。他们以后的生命中，永远会欠缺一些东西。

也怪我，没有及早地和他们搭上关系——当然，也许我也没有福气销售他们的祈祷……

我到了镇上的福利院的时候，他们快下班了。

听说我愿意领养三个孤儿，他们简直是喜出望外。

党将到身份证明的时候，我不得不加说自己是监狱里的警官——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是了。李可他们就同意了，而且有人说他经常在街上看到我穿着警服走过。

手续很简单地。有些没有办的，他们说以后再办也行。

他们以为我不知道这三个小家伙是他们所说的“扫帚星”，生怕我反悔。所以，还激我，说，孩子领养时间严肃的事情，可不能今天领养，明天却又送了回来。

我装作愕然，但仍然在他们紧张的目光下答应了。

三个小孩儿，才刚会走路。

我一手抱着一个，后面还用背包装着一个，带他们走出福利院的时候，晚霞满

天。



我再到自己以前买的小院子里看了看,想了半天,还是决定留着这个院子  
.....

等到会到市区,我才觉得自己这样做很冒险。但却也只能这样做。所以,我买了一些米粉奶粉和一些婴儿用品。商场地人,都围着我看,对我,对三个孩子投以好奇的目光。

他们比成大器。我想。

所以,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就算不这样想,仅仅是他们以前给过我的帮助,也足以让我不得不回报他们。何况我的胸前挂着的是块宝玉,手指上戴着指环,都是拜他们所赐!

等到我回到自己的小家院子里的时候,钱运肥厂的惊诧。他问我从哪里弄来了这个孩子?

我告诉她,这三个孩子是孤儿,我看他们挺可怜的,造就收养他们了。所以,这次去把这个心事给了掉。

钱云有点不高兴。我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他本来就对我不满意,而且我答应过他要帮他的忙。但这孩子三个带着,估计他就要成保姆了!而且,这还是小事。重要的是,像我们这样带这样子可爱的三个小模样也差不多的小娃娃儿,目标太大了。

我没有出生解释。但却非常希望那位和老师的电话能早点打过来,让我知道他是不是愿意为我带好三个孩子?如果他不愿意,我还得想出别的办法。

我直觉他会答应,所以,我安心的等她的电话。

他果然打来了电话,而且答应了做家教的事情。

我很高兴,让他过来一下,认识一下三个孩子,同时,我把从今天起到明年今天的梭鱼的学费和生活费给他。

何老师如约前来。

他看了第一眼就挺喜欢这三个孩子。

但他显然低估了这三个孩子的危险性,而且把这带小孩的事情想得简单了。

我倒是担心。

但我也只能简单地提醒一下他要注意什么东西。也不好多说。

我告诉她那几间房子是他能用的,那些房子,他永远也不要靠近。因为某些东西机关重重,稍不小心,说不定会送了自己的性命。正说话的时候,一只野猫从一边的墙头上串了进来,正要刘进一间偏房的时候,只听扑的一声,被一支竹箭洞穿了。

我立马改变了主意,让和老师自己去再一个安静一点的郊区里租一套房子,和三个孩子呆在那里。

我告诉她,叫这三个孩子只有三个目标,第一:"让这三个孩子在三岁时能识一千字,至少能能认识我教给他们的三本经叔上的所有的字(那三本经数十三个警铃留下的三本书);第二,让这三个孩子认识郊区野外所有的动植物;第三,三个



孩子要会一点艺术的东西,比如说画画,或者弹琴……

我的要求很有难度的,但和老师还是答应了。

我当即付了所有的钱。

并且,让他明天一早上来,把孩子领过去。

等到和老师走了,我带三个孩子到我的房间里睡觉。他们出奇的乖。

我试了试他们的经脉,但却与平常人无异。

我把他们三个一并放在床上。三个小家伙安安稳稳的坐在床上,小眼睛看着我。

我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能听懂我的话,先把自己要说得说出来。

我告诉他们,我给他们请的老师,他们要尊敬,不然的话,如果这个老师挂了,那么,以后,可就找不到这样好的老师了。

另外,我把他们三人留下的经叔的内容,被了三边给他们听。甚至还按自己的理解,讲解了一遍。

等到我讲完了,发现这三个臭娃娃,已经都睡着了。

我笑了。睡着了好!

也许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这只是在瞎操心。

我只是在尽自己的义务而已。

似的。我是在尽自己的义务。

明天,我要和钱运去哪里呢?

我还想回家去,去看一看自己的父母。看一看自己的小妹。

但我,却不得不和钱运去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所在,也不知道他要找的是什么人。

我欠他的,没有办法。

我忽然想去找他一下,再和她谈一谈,说说以后的打算。

等到我站在钱运睡觉的房间的门前时,我忽然觉得,他并不在房间里。

他早就不在房间里了。

我能感觉得到。好像,如果他在,或者他刚才在,我能嗅到他留下的气味——带着一点说不出的芬芳。

它应该早就出去了。

走了至少两个小时了。因为房间里,只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味道,证明他曾经在床前站立过。

钱运去了哪里呢?

他不要我跟他一起走了吗?

## 290 心灵刺客

我有些不甘地想:也许她是在和我捉迷藏,她也许会从或者一个我不经意地